

云中岳武侠小说精品

邪神传

怪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0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怪侠系列

邪

神

傳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书目

一 傲笑江湖系列

- 霸海风云 霸海风云 } 合 5
傲啸山河 }
匣剑凝霜 匣剑凝霜 } 合 3
秘剑飞虹 }
绝代枭雄 2
红尘碧玉 1
逸凤引凰 1

二 独步武林系列

- 剑影寒 3
莽野龙翔 莽野龙翔 } 合 3
草野奇人 }
大地龙腾 大地龙腾 } 合 3
剑海情涛 }
剑海情涛 剑海情涛 } 合 3
血剑兰心 }

三 红粉佳人系列

- 剑垒情关 剑垒情关 } 合 3
故剑情深 }
青锋惊雷 青锋惊雷 } 合 3
魔火情焰 }
八荒龙蛇 八荒龙蛇 } 合 3
四海游骑 }
侠影红颜 3

四 行刺天下系列

- 情天炼狱 铁胆兰心 } 合 3
比翼情鸳 }
天涯江湖路 天涯江湖路 } 合 3
亡魂客 }
大刺客 3
剑底扬尘 3

五 独霸江湖系列

- 草莽芳华 3
龙骧奇士 3
幻剑情花 幻剑情花 } 合 3
情锁巫山 }
万丈豪情 3

六 亡命江湖系列

- 古剑忏情记 3
亡命之歌 3
锋镝情潮 3
剑啸荒原 3

七 豪侠系列

剑底情天	2
龙虎风云榜	2
湖海龙蛇	2
草莽英雄	2
矫燕雄鹰	2
魔剑惊龙	2

八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2
江汉屠龙	2
风云录	2
魅影魔踪	2
猛龙威风	2
风尘岁月	2
风尘怪侠	3

九 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	2
血汉妖狐	2
草莽争雄	2
杀手春秋	2
火凤凰	2
京华魅影	2

十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2
霹雳刀剑情	2
四海鹰扬	2
蛟索缚龙	2
浊世情鸳	2
剑仗天涯	2

十一 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	2
虎啸金陵	2
虎胆雄风	2
碧血江南	2
邪神传	2
刀气撼春情	2

十二 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	2
湖海群英	2
乱世游龙	2
锋刃绮情	2
剑影迷情	2
烈火情挑	2
无情刀客有情天	2
虎踞龙蟠	1

目 录

第三十二章	别无选择	(315)
第三十三章	鬼愁涧恶斗	(326)
第三十四章	意志与良知的较量	(338)
第三十五章	金钱与美女的诱惑	(345)
第三十六章	秋神剑	(352)
第三十七章	祸起萧墙	(363)
第三十八章	罗网四张	(373)
第三十九章	山雨欲来	(384)
第四十章	鹰扬岛主	(396)
第四十一章	血案重重	(404)
第四十二章	险象环生	(412)
第四十三章	蒙面人	(421)
第四十四章	索命冤魂	(434)
第四十五章	大旱云霓	(442)
第四十六章	侠盗合一	(456)
第四十七章	痛打只因一句话	(465)
第四十八章	节外生枝	(474)

第四十九章	鹬蚌之争	(482)
第五十章	牟三爷	(490)
第五十一章	惨遭“教训”	(499)
第五十二章	误入歧途	(506)
第五十三章	义救三眼狂生	(516)
第五十四章	阴沟里翻船	(522)
第五十五章	人马——失踪之谜	(531)
第五十六章	惨烈的报复	(540)
第五十七章	冤陈怨解	(548)
第五十八章	横行京师	(555)
第五十九章	有情非眷属	(569)
第六十章	醉中美人计	(578)
第六十一章	在娇女的掌心中	(585)
第六十二章	匹夫难管天下事	(598)
第六十三章	京都丧门煞	(610)
第六十四章	三角战阵	(617)
第六十五章	父子就擒	(630)
第六十六章	大厦将顷	(637)

第三十二章 别无选择

天刚入黑，大批高手已经乘夜色苍茫进入村西南的山林。

葛家的东院下，原筑有一间地下室，分为两间，一间盛藏金银粮食和军械，一间则是地牢。

地牢分隔为二，一是囚房，男女共用。里面囚禁着十余名男女。其中赫然有七雄之一的悦来酒肆店主人胖子李刚，范云深也在其中。

另一面是死囚房，上面有吊链，下面蓄有四五尺深的水，可以称为水牢。

吊链吊着三个人，其中之一是文新，另一人是范开平。

腰腿上绑着一块百斤大石，双手被吊环扣住，人仅能坐在水底，水恰好淹至下颚，既无法站立，也无法下沉，想死也不可能。

百斤大石短期间尚可挺腰站起，但时间一久，非坐不可，铁打的汉子也禁不起百斤大石的久压。

最后一隔是刑室，金木水火土各色刑具一应俱全。由于囚禁的人可以看到刑室，上刑时其他的人精神上怎受得了？

分隔的铁栅粗仅一指，但在手无寸铁的庄稼汉看来，那却是不可能突破的铜墙铁壁。

何况囚室门不分昼夜皆有两个佩刀手提皮鞭的大汉把守，

整座囚室一览无遗，谁也休想打主意逃生。

文新早已清醒，囚室门内两侧的松明火焰闪烁，燃烧时毕剥作响，两个看守不时往复巡走，察看每一个囚犯的动静。

文新的气色，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差，他不知自己被泡了多久了，地底不知时辰，只能凭经验判断时刻，猜想该已到了黄昏时分了。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突然大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一名看守走近狞笑道：“你叫吧！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泡在水牢中的人，有权叫喊，你叫吧！”

“你必须告诉葛少爷，我如果死了，范二爷西安的财产，你们一文也拿不到。”

“哈哈！你倒会吹大气呢！你只不过是范家的一名管事，范老二这位东主还没死呢。”看守不屑地说。

“范二爷根本不过问店务，店伙掌柜谁都得听我的，一个不管事的东主，哪能比全部经手的管事！”

范二爷的书信，决动不了店号半文钱。老兄，你如果不通报，我死了，你得完全负责。保证你吃不了兜着走。还不快去。”

看守果然心动，向同伴耳旁低声商量片刻，然后出门而去。

片刻，大汉跟在两名中年人身后返回。

为首的中年人手按剑柄，站在栅口问：“小子，你说，范老二的店盘出，可以筹得多少金银？我要正确的估计。”

文新故意沉思片刻，说：“很难说，这得看买主急不急？”

“脱手当然愈快愈好。”

“如果急于脱手，店面与南郊的田庄，大概可以卖得一万

两。银子左右。如果不急于脱手，三两月之内，我可以找到出一万五千两以上的买主。

当然，这是最低的估价，如果东关的韦大爷仍有意的话，卖两万该无问题。去年韦大爷曾经向我提过，不知他今年是否仍然有意。”

文新信口胡诌，当然事先已经有所准备。

中年人转向囚房的范云深，沉声问：“范老二，你说，他的活是真是假？”

范云深也是福至心灵，做买卖能赚大钱的人，自然不会蠢笨，愁眉苦脸地说，“我怎知道？店中的事，平时我很少过问。”

世间真正甘愿任人宰割的人并不多；溺水的人，即使遇上一根漂浮的芦苇，也不愿放过一抓的机会。

范云深并不知文新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但却知道他正在设法抓住求活的机会。因此，顺着他的口气回答。

中年人冷笑一声，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这位东主真会纳福，大权旁落而不闻不问。”

范云深无可奈何地说：“我田庄里的事情多。店里哪能分身照应，反正文管事能干而忠诚，所以一切皆不加过问。”

中年人转向文新道：“凭你的书信，可以将店委由他人盘出么？”

“那是不可能的，必须由我亲自跑一趟。”文新为自己留下后路。

“哦！你想用缓兵之计寻机脱身？”

“难道你们就看不住我一个只会花拳绣腿的人？”他再加上激将法。

“在下愿给你一次机会。”中年人狞笑着说。

“我希望与葛少爷面谈。”

“他目下不在家，你的事，我可以作得了主。”

“以你的地位……”

“以在下的地位，已足可做主。”

“好吧！我甘愿与你们合作。”

中年人举手一挥说：“放他出来。”

两名大汉进入水牢，费了好半天工夫，方将他拖上刑室。

他瘫软在地，向中年人道：“饶了我，你们等于是得了一万两银子。”

“哼！银子还没到手呢！饶不饶你目下言之过早。”中年人冷冷地说。

“如果我愿意加入你们中间。你们会不会准许我入伙。”

“入伙不是易事，你必须听候差遣一年以上，而且必须立下功劳，兵刃拳脚也必须过得去，最重要的是必须忠诚可靠，能毫不迟疑地为咱们赴汤蹈火。”

“我想，我办得到。如果我能将范二爷的店盘出，你们是否肯释放范二爷他们一家老少？”

“这个……”中年人审慎地说，语音一顿，又道：“很难说，这得看咱们少当家是否肯答应。老实说。如果你是范家的子弟，恐怕也难逃大劫。”

“这么说来，范二爷……”

“他一家老小的生死，皆操在少当家手中。谁也不知他肯否点头。”

“哦！这是说，我是否甘愿投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葛少爷肯否高抬贵手了。”

“不错。”

“而眼前的事实，范家一门老少的生死，仍然一无保障，

任何努力亦是枉然了。”

“这得等咱们葛少当家方能决定。不过，你可以不必担心。至少，你的生命目下已经可以保全，除非你不肯合作，不然就死不了。”

文新吃力地站起来，苦笑道：“我的生死，不能操纵在你们手中，范家一门老少，也不能任由你们宰割：因为在下已经管了这档子事。看来，在下已经别无选择了……”

话未完，掌发如电闪。

“噗”一声响，以令人目眩的奇速，劈在中年人的左颈根上。

中年人做梦也没料到对方居然敢动手，毫无提防，这一掌重得像一座山，颈骨立碎，肩骨下陷。“嗯”了一声，向下一挫，口中鲜血狂流，眼看活不成了。

这瞬间，旁立的两名看守还不知发生变故，还来不及有所反应，文新已猝然袭击，右掌反削，“噗”的一声击中右面看守的鼻梁，双目亦随同遭殃，接着人向左移，快逾电光石火，右肘侧撞，正中左面看守的心窝。

一切计算得十分精确，出手又狠又准，速度快得骇人听闻，几乎在同一刹那间，三个人全被击中，每一击皆是致命狠着。

最后一名中年人一直站在囚房门侧，静静地留意各处的动静，冷静得像个石人，而且相距在丈外，足以从容应变。

而且随时皆可堵囚室门，阻止任何人出入。

这瞬间，突变发生，便本能地伸手急扳室门的制动栓，同时想出封闭囚室的栅门，反应极为迅速。应变工夫已臻上乘。

可是，文新更快，像一头怒豹，疾逾电闪扑到。

中年人如果想不顾一切扳下掣动栓，毫无疑问将受到无情

的打击，不得不以自保要紧，放弃扳栓的举动，急冲而出。间不容发地逸出文新的爪下，冲出门进入通道，回身、拔剑、出招，反应极快，一气呵成，剑气森森。锋尖直追向文新的胸口要害，十分纯熟凶猛，似已获剑道神髓，剑虹像电光一闪。

岂知文新一扑落空，已算定下一步的本能反应，乘势下挫前扑，身躯急沉，恰好以分厘之差，避过致命一剑。

人扑地，腿已贴地急扫而出。半分不差扫中对方的右脚踝，力道奇猛。

“哎……”中年人惊叫，扭身前扑，剑仍挥出。

文新并未站起，扭身以背着地，飞脚上拨，对方一剑落空，人向下倒，右腕同时被踢中，剑也脱手飞抛。

文新滚身而起，上身一挺，铁掌便无情地落在对方的后颈上，宛若巨斧下砍。

中年人头向下一搭。手脚猛烈地抽搐，颈骨已折，活不成了。

文新飞快地跃起，抬起长剑，宛如灵猫般循通道急窜通过两座门，登上地道口。

这是东院的一座小厅堂，有两名看守门户的大汉，正在一张八仙桌旁安坐，跷起二郎腿，正在小酌。

门悄然而开，人影电射而出，剑光如电，看到剑光，剑气已经及体。

两大汉连一声未叫出，便人头落地。

他搜遍东院，在一间内房中，清除了四名负责看守地牢的人，而且取得了口供。知道葛宅目下除了一些供役的男女之外，高手们皆到村南的山区中，与来自上亭镇的飞豹张杰作殊

死搏斗。

他放了心，重回地底囚室，找到刑室的一把巨斧，砍开了囚室的巨锁，先救出牢中的范开平与另一名中年人，再救范云深一伙可怜虫。范开平受刑并不重，只是被泡在水牢中一天一夜，肌肤起皱变成苍灰色，短期间无法行走。

文新并不知道范开平是谁，向范云深等众难友叫：“路障已经清除，大家打起精神，跟我出去。

范二爷，你叫他们快点出来，刑室中有趁手的刀枪棍棒斧头之类，你们各取一件与他们拼了！”

他感到奇怪，除了范云深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走出囚房。

范云深扶起乃侄的上身，急问：“你……你是开平？”

范开平欲哭无泪，惨然地颤声道：“二叔，二……叔……”

“我背你出去。”范云深咬牙说，立即将他背上。

文新死盯住囚室木无表情的人，急怒叫道：“你们怎么啦？还不出来逃命？”

范云深长叹一声，凄然地说：“他们如果逃命出去、家小岂不要遭殃？你无法劝服他们的，他们已经麻木了。”

“这一群愚蠢的可怜虫。你们为何不为自己的生命奋斗？你们即使不出去，同样保不了家小。与其坐以待毙，为何不奋而求生？”文新愤然大叫。

十余双失神的眼睛，凄然无助地注视着他。没有人移动，没有人出声说话。

他一咬牙，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吧！即使是苍天，也不助不肯自助的人。”

他领先出室，范云深背了乃侄紧随在后。

范开平知道葛家的地势，在乃叔背上加以指引。从侧院走偏门，总算平安地离开葛家。

回到范家，众人立即准备行装。范开平夫妇相见，恍如隔世，事急矣！无暇诉说悲怆情怀，匆匆作逃生打算。

范开平只是被水泡久了，坐在水中时间过长而致双腿行动不便，经过文新用酒推拿，并服下一些活血药物，已可勉强行动。夫妇俩本已抱定必死之念，没有什么顾忌，甘心情愿与文新冒险逃生。

惟一可虑的是范西华姑娘，她不良于行，必须有人照顾，照顾的责任便落在文新和乃父范云深身上，平时由文新背带，有警时则由范云深负责。

凡事只要有一个有魄力的人领导，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文新办事能力极强，思虑通达有条不紊。

他向范家老少说明。此次逃生吉凶莫卜，必须抱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方可闯出一条生路。

如果恶贼们追及，如非必要，不许与恶贼们交手拼命，一切依命行事，稍一大意便可能丧命，因此必须小心在意以免误事。

仍由范开平领先，绕出村东向北行。出村走上北行的道中，已经是四更正末之间，距天亮还有一个更次。

众人随身只带了一些金银细软和两件换洗衣物，文新的腰间多了一个包裹，这是他的全部行李，他有能力带走。

他穿的仍是青直裰，头上挽发未带巾。衣内腰际，扣了一条皮护腰，外面的腰带上，斜插了一把连鞘长剑。背上，一条

长巾背了范姑娘，领先而行无所畏惧。

走了五六里，通过第一节栈道，左面是绝壁，上插霄汉；右面是深壑，下沉百丈。

沿石崖打孔，插入两丈长的巨木为路面，上铺木板，外钉扶栏。

这段栈道全长约里余，中间一段约二三十丈，加建了遮蔽风雨的楼架，极像江南的桥阁，只是简陋些而已。

彭珍生长在山区，走五六里本来不会有问题，可是心中惊惶恐惧，心情过度紧张，因此疲劳得也快，已经难以支持了。

范二婶更糟，这一辈子大概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又是夜间，既恐惧恶贼们追来；复又被四周的兽吼鸟啼所惊，早已心惊肉跳神魂出窍，发软的腿不听话拒绝支撑躯体，如果没有老伴在旁扶持，恐怕早已躺下了。

走在前面的文新不得不放慢脚步，知道这些人确是不支，不由心中暗暗叫苦，到了栈道中段，他只好止步，轻叹一声道：“天快亮了，咱们休息片刻再走。”

他迅速解下背上的范姑娘，把姑娘扶至壁根坐下，解下包裹放在一旁，锐利的眼神不住往回路察看。

其他的人皆瘫软在姑娘身旁。

范云深半躺在壁根下，疲倦地问：“文贤侄，你看他们会不会追来？”

“他们会追来的。”他泰然地答。

“苍天庇佑！但愿他们死在飞豹手中，便不会追赶我们了。”范云深向黑暗的苍穹喃喃祝祷。

文新淡淡一笑，抬头仰天吸入一口气，摇头道：“天是靠

不住的，冥冥中的事，谁知道呢？不过，他们会追来的。

飞豹虽然拥有不少武艺高强的人，但是葛天虹那恶贼的几位更高强的长辈已经赶来相助，支持不了许久，败局已定，无法回天。”

“那……我们不是凶多吉少……”

“不一定，只要飞豹能支持到天亮，我们便有生路，那时，我有七成胜算。”

“你是说……”

“记得北面第二段栈道么？那儿距此地约有六七里，那天来时我便留意了。”

“对，好像是飞凤栈。”

范开平是在这一带长大的人，当然知道，道：“二叔，飞凤栈是第三段，前面一段叫鬼愁涧栈。”

文新点头道：“不错，是鬼愁涧栈。西面接连龙门山，千山鸟飞绝，万里人踪灭，要绕过前面拦截，最少也得三四天。东面好像是一条河……”

“是小西河。”范开平接口。

“好像无法飞渡。”文新颇有把握地说：“沿小西河迄北，三二十里全是悬崖绝壁。”

“东岸从没有人走过，听说那一带蛇虫猛兽很多。”范开平加以解释。

文新笑道：“蛇虫猛兽阻不住武林高手，但我敢断言他们不会走那一带浪费工夫。”

范云深有点醒悟问道：“贤侄，你想在鬼愁涧栈与他们拼。”

“是的。告诉你，逃是下下之策，逃不掉的。这里入秦只有一条路，他们可以一直追咱们到汉中。”

“到剑州咱们请官府保护。”范云深咬牙说。

文新大笑，说：“保护，如何保护？派一个人伏路，出其不意杀出，或者用暗器行刺？即使在大庭广众之间，杀三两个人如同探囊取物，何况官府根本不可能派人护送咱们出境呢！”

范姑娘不住发抖，颤声道：“文大哥，我们不是绝望了吗？”

“未到绝望之时，切不可轻言绝望。走吧！如果咱们赶不到鬼愁涧栈，我就难以兼顾你们了！”文新泰然地说，口气充满坚强与自信。